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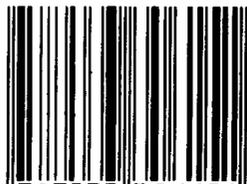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40/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6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五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杜律意箋二卷

〔唐〕杜甫撰 〔明〕顏廷璩箋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一

杜詩分類五卷

〔唐〕杜甫撰 〔明〕傅振商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一年傅振商刻本

八〇

杜工部詩說十二卷杜詩概說一卷

〔清〕黃生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五年一木堂刻本

三三五

讀書堂杜工部詩集註解二十卷文集註解二卷杜工部編年詩史譜目一卷(一)

〔唐〕杜甫撰 〔清〕張潛註

遼寧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七年張氏讀書堂刻本

五一

杜律意箋二卷

〔唐〕杜甫撰 〔明〕顏廷槩箋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杜律意箋

二卷》提要

上杜律意箋狀

峽王府左長史

杜律意箋狀

律詩凡一百五十一首，而箋者不能盡意者所

論著者併所要輯，今首諸名公所題評以次列

于篇上或繫于句下，總之曰杜律意箋，亦為上

下卷謹繕寫上呈，竊謂律詩非古也，始于沈約

甚于周亮工，乃唐之間，獨于美稱為大家者，元集

集伯生之註，至錢

卷上

國朝楊東貞公所為序，則論其註之厚而世之讀

杜律者，猶以為持南，嘉靖初，嘉靖初，張文莊公為

相，以子美離流，尚不忘忠愛，而其七言律詩

尤精，注家引証多誤，擇意非淺，則鑒別為訓，解

道呈

爾皇多於沈序，而解之意，為明言虞淳之出于張伯

成氏而托之乎伯生，夫伯生之詩評，考謂其如

漢遜老吏，則其注杜律，不虛如是耳，此見大

目冠三山，謝得梅公，以考唐書，九保病之瘵，

而抵火拉事不核則失實且不然則失意如所
 託為實事則兩失之矣書不云宋詩言志律和
 解而事民則云說詩者不可以為書意以意逆志
 是得之也子美七言律詩一字一句含意種種
 深不特情深者極致引興則情著而思遠此類
 則形似而意厚敷其理以微使詠歌其言
 可以感人其款也長而味為永其讀多而反
 愈潛思也不可得况藉之子哉不及觀風冰
 之旨難以意逆何當福隔一屏則信子箋詩之
 難矣乃昔子先生活詩不必箋之存矣之建集
 則多之曰箋生於意多意也足揚止於作事之
 志合乎否也則於箋乎驗之以就正於大雅矣
 子抑之可乎抑之
 大中丞開府相公宣武和門軍文廷翰為在致臣
 而夙惟業雅乃終以是箋進隨借以終子美志
 者而為明心之言亦涉首向心如楊文貞之作
 序實而不控其似借可小子於中隱心異代稱
 知子美矣今知已非明公平其集頌者謹狀

奉
 欽差巡撫福建等處地方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副都
 御史朱 牌行永春縣將發來杜律意箋查支
 堪動銀刊刻完刷印送閱及用過銀數報查
 一篇目按全集依年譜不分門類今
 亦如之見公平生著作之次
 一箋先解正意其引證事蹟及用字
 語所出則置圈外
 一諸公題詩書氏書字書爵書謚書
 號或稱所著書自題者不書氏以
 箋吾箋不贅書也

杜律意箋卷上

目錄

題張氏隱居

鄭駙馬宴洞中

城西陂汎舟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

贈田九判官梁丘

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

之故關為南別情見乎詩

臘日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紫宸殿退朝口號 題省中壁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曲江 二首 曲江對酒

曲江對雨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題鄭縣亭子 望嶽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九日藍田崔氏莊 崔氏東山草堂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閣老兩院故人 二首

恨別 卜居

堂成 賓至

狂夫 蜀相

江村 野老

南隣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

見寄

有客 寄杜位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所思 進艇

王十七侍御掄許持酒至草堂奉寄此

詩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奉寄別馬巴州

陪李七司馬早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

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

李公 奉侍嚴大夫

野望

嚴中丞在駕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野人送朱樓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餼得寒字

秋盡

野望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送路六侍御入朝

惠義寺園又送辛員外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章梓州橘亭饒成都實少尹

九日

滕王亭子

王臺觀

奉寄韋十侍御

將赴荊南寄別李劔州弟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

五首

題桃樹

登樓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宿府

至後

奉寄高常侍

暮登西安寺鐘樓寄裴迪

撥悶

杜律意箋卷上

魯國顏廷

題張氏隱居

按公諱叔魯有張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水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汎虛舟。

張氏蓋賢而避世隱居石門山中，而公訪之，春山當春而言也，無伴獨相求，慕

謂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不言幽而幽在其中，此言伐木丁丁，山更幽，又別有一段天無鳥鳴，山更幽，亦此意，若一鳥不鳴，山更幽，則淡乎言之矣。

其賢也，而知之者希矣。伐木丁丁，下山更幽，是幽不但在山，又在伐木聲中也。澗道餘寒，歷水雪行之難，石門斜日到林丘，至之晚，林丘即隱居處，稱張氏之賢。曰不貪夜識金銀氣，無利心也。遠害朝看麋鹿遊，無機心也。此見其為真隱，出處所出之處也。乘興杳然迷出處，言來既杳然去迷出處，其深杳如此也。虛舟無人之舟也，與君疑是汎虛舟，言彼此

言言實德傳，軍國之譽，積金銀其上，有德者上，言者不獨軍國之譽。

兩忘如虛舟然也。小雅伐木篇，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唐志石門在齊州。葦子道遺篇，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福心之人，不怒，人能虛已以遊於世，其誰能害之。

鄭駙馬宴洞中

唐書鄭潛曜尚書，晉公主有孝行。

主家陰洞細烟霧，留客夏簾青琅玕。春酒杯濃琥珀薄，冰漿椀碧瑪瑙寒。悵疑茅堂過江麓，已入風塵靈雲端。自是秦樓壓鄭谷，時聞

雜佩聲珊珊

駙馬宴稱主家重主也，當暑故宴洞中，洞陰故烟霧細生，青琅玕，青竹簾也。酌以春酒，飲以冰漿，器用琥珀瑪瑙，言主家之宴如此。公初誤疑為潛曜江麓之故居而過之，不知風塵靈雲，已是主家清虛之洞矣。故因以秦樓壓鄭谷為戲，然不曰聞王珮，而曰雜佩，謂主賢能助駙馬致客，蓋用詩雜佩以贈之義。刑

凡人之孝必，有祝嘏之辭，乃能成其志，禮，有孝行亦主成之，不但能致，宋也。

傳傳，親穆公女名弄玉，喜吹簫，愛蕭史，
 善吹簫，嫁焉。公為築臺居之，一日鳳至，
 並隨鳳飛去。漢書：鄭子真耕谷口。
 辭：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
 城西陂汎舟
 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
 信牙檣動，劉云：自遲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
 槳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盪槩，
 百壺那送酒如泉。

城西陂即隳陂，公與諸貴宴，故有樓船
 聲妓之盛。簫笛在水，天上聲益淒淒，故
 悲遠天。風至檣動，故曰自信。日遲纜引，
 故徐看之。牙檣，錦纜，侈言也。扇以障雨，
 曰歌扇。筵有舞袖，曰舞筵。魚吹浪，搖歌
 扇而不張，燕蹴花落，舞筵而增麗。一時
 佳景如此，然客興無盡，而舟中之酒易
 窮，必有以繼之，乃可盡興。不有小舟能
 盪槩，百壺那送酒如泉，言酒不窮，又見

主人愛客之情。古樂府：象牙為船楫，
 弄書，甘寧住，常以續錦纜舟。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
 獻納司存兩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
 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劉云：却曉漏追
 趨青瑣闥，晴窓點檢白雲篇。劉云：白雲篇不
 楊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
 田舍人以起居注，兼獻納，所掌四方章
 疏，是謂司存。近君側，是謂兩露邊。地分

清切正以近侍，言惟清切則非賢才不
 任。退食收封事，言舉舍人之職，疏入而
 開函進覽女史事也。故併及之。青瑣省
 闈，以青畫戶，邊錢中為連瑣文也。曉漏
 追趨青瑣闥，言遺補相次也。白雲篇，燦
 穴處士之言，晴窓點檢，恐遺之也。公嘗
 進三大禮賦，又有封西嶽賦未上，借言
 河東賦，欲舍人吹噓之。蓋未遇時之言。
 劉公幹詩：拘限清切禁。瀟灑奏皂

囊封版曰封事。河東賦即甘泉賦。其序云。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甘泉奏賦以風。

贈田九判官梁丘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欵聖朝。宛馬總肥春首領。將軍只數漢嫖姚。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招。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按唐書。田梁丘以判官充軍司馬。時從

米上

洪

主帥哥舒翰送欵入朝。先言使節事。既統也。崆峒。翰鎮內山。河隴。降王入欵之路。上青霄。言帝京。欵。聖朝言歸順。宛馬。大宛善馬。首領。易單也。總肥春首領。言皆飼秣充壯以貢者也。漢武時霍去病為嫖姚校尉。功冠一時。將軍只數漢嫖姚。言翰之勳望似之。無有能並之者。既美主帥。遂及判官。擬之於陳留阮瑀。而曰誰爭長。以瑀為記室。尚有分任者。而

梁丘惟一人也。擬之於京兆田郎。而曰早見招。以鳳為京兆。其年尚少。而梁丘亦早應招辟也。末又言其能為主帥。擇才任使。亦望其相引以就功名。曰獨能無意向漁樵。亦詢及易筮之意。蓋自謂也。阮瑀。陳留人。與陳琳同為曹洪記室。靈帝時。田鳳為郎。儀容端正。帝目之曰。堂堂乎京兆田郎。

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

卷

洪

故關為面別情見乎詩。鄭公樗散。髯如絲。酒後常稱老画師。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倉惶已就長途。往避。迨無端出錢。邊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鄭虔為廣文學士。以陷賊。故貶台州司戶。其時老矣。曰樗散。髯如絲。歎其才非世用。而又老也。醉稱老画師。言其不得志。而玩世。若自譽。而寔自嘲也。既陷賊

公作慶家詞曰
百年見存法年
蘇香安做業傷
其所道之不
而數其無從信
做也可謂平生
之安矣

則有國法在萬里嚴謹徒令人傷心耳
中興之時人咸願乘時自見而虛垂死
於此運命之竅且奈何哉倉惶就長途
正言嚴謹錢非故運乃出於邂逅則偶
然之遭也故曰無端然此別不復相見
便為永訣故曰九重泉路盡交期言交
期至死乃已也。唐書本傳度以操山
反陷賊偽授為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
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王維

卷上

等並囚宣陽里以善畫崔圓使繪齋壁
度即祈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戶參
軍

臘日公是年十月以拾遺
臘日遠危枕肅宗還朝

臘日臘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
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翻云小兒縱飲
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藥隨
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

臘常寒而今日暖凍消者春早也。侵陵

東坡志林七言
之俾燕者社子
葉滋讀日暖龍
地動宮殿風微
燕雀西顧後無
聞典而須漢之
評又如此可並
有

雪色還萱草言耐寒也漏洩春光有柳
條言得氣先也是時公在朝逢此佳辰
欲寄情於酒顧有官守在曰縱飲欲謀
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是重常備職
不敢自逸必夕退乃得遂飲也口脂面
藥臘月頒賜之物也盛以翠管銀罌如
從天而下時雖凍消猶隨例而頒又見
君恩之隆如此。唐以大寒後辰日為
臘萱草一名萬年韭霜雪不凋

卷上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高宗朝以大
官其駁曰舍元元日冬至受華
夷萬國大明會即古之外朝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僊桃
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翻云壯麗自是
不免癡肥若非微字清灑
朝罷香烟携滿袖詩成珠玉在揮

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
漏聲催曉箭蓋夜將盡天子臨朝時也
官曰蓬萊故桃曰僊桃九重春色醉僊
旌言禁苑之桃紅如醉也旌旗日暖龍

蛇動是物采章明。官殿風微燕雀高。是物情欣悅。於此見中興氣象。朝罷香烟携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言舍人在近侍。得以從容諷詠也。絲綸王者之言。池鳳凰池。謂中書省也。至父子皆典制。詔有繼美之盛。故曰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以荅共沐恩波滌翰侍直之意。漢官儀中黃門持五夜。謂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禮記王言如

孫太華公曰。雖宋父謝鳳子。殊有以毛謂鳳父。廣體之餘也。此言池上有鳳毛。則就中書省言。只是文詞之善耳。

絲其出如綸。宋書謝鳳子。趙宋作殿淑儀。諫帝謂謝莊曰。趙宋殊有鳳毛。玄宗幸蜀。命至撰傳位冊。帝曰。先帝誥命。迺父為之。今茲冊又爾為。兩朝盛典。出卿父子。可謂繼美。至父賈曾也。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門下省在宣政殿左拾遺屬焉。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官草霏霏承委佩。爐煙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鳩鵲亦多時。
朝云佳處。自在此可想。

侍臣緩步歸

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公退朝晚出。即所見而賦其事也。天子之門曰天門。以黃金泥門榜之。字曰金榜。日射之。晚照也。當春曰春殿。緝赤鳥羽為旗。綬曰羽旗。晴曛日暖也。朝門所見如此。官草霏霏。濃綠似濕也。承委佩。有柔順之意。爐煙細細。縈繞未散也。駐遊絲。有太和之氣。殿庭所見如此。蓬萊宮名。雲近常五色。以天子之居在也。趨

樓說。淑妍。綠草。即羽旗。

鵲觀名。雪殘亦多時。以禁籞地暖也。宮觀之所見如此。侍臣謂兩省遺補。緩步歸青瑣。正委佩之時。退食則自省而歸私第矣。從容無愧容也。出每遲。不懈于位也。蕭宗自靈武還京。晚猶視朝如此。禮記。玉珮垂則臣佩委。漢禁內有鳩鵲觀。借言以偶蓬萊耳。

紫宸殿退朝口號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

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制云春畫漏粉
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制云官中每
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唐制天子臨朝宮女引駕昭容女官也
其面內向偃僕而行雙瞻御座紫袖垂
二昭容也香飄合殿春風轉滿殿皆春
風矣千官班仗也花覆千官淑景移朝
久而退晏矣禁籞深遠畫漏稀聞必由
高閣傳報天顏有喜未僚不知必近侍

之臣知之有喜起之意三省中書為幕
故朝罷則群僚會送宰臣至省禮也鳳
凰池即東省。唐百官制昭容正一品
比尚書拾遺諫門下省在宣政殿東故
云東省。書后夔典樂龍作納言晉人
以中書疑遂比之鳳凰池

題省中壁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靈常陰落花遊
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制云老葉有情
此非梅讀日規

二句此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寸
心衮織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

公在省中當春暮有感題壁見志省垣
在官門之掖曰掖垣竹埤編竹為之垣
之副也梧高十尋在垣埤之外洞門常
陰積蠶未消也落花遊絲鳴鳩乳燕皆
春暮之景白日靜省中無事也青春深
時序將改也言此亦有虛度光陰之感
腐儒言不識時衰晚言已非其時所謂

張大非公云公
不得志題詩以
省中光景開度
以自慰也
春暮省閣豈使
無事者居坐許
必有以資成之
者皆得公詩意

探通籍以此拾遺職在進言言不見納
故退食遲回有違寸心衮織無一字補
甚言之也許身愧比雙南金愧其無以
報君如雙南金之云公嘗上疏救房瑋
忤旨故其言如此。許嵩高篇衮織有
關仲山甫補之。張衡四愁詩美人贈
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美人謂若
也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雅遠之云中世
士大夫以官為
家則無所於
歸亦無家之意

雀啄江頭黃柳花
鷓鴣鴻滿晴沙制云雀
自知白髮非春事
且盡芳樽戀物華
近侍即今難浪跡
此身那得更無家
丈人才力猶強健
豈傍青門學種瓜

此公罷拾遺將之華州而鄭亦有去志
因陪曲江飲見江上物情方春自得而
動衰白去國念家之感自知白髮非春
事言身老逢春亦不歡也且盡芳樽戀
物華言因時玩物亦不能不飲也物華

卷上

卷上

卷上

即柳花水鳥近侍即今難浪跡謂帝不
省錄將去國也此身那得更無家謂前
寄家鄭州今既携取亦當相依隨住也
既言已將去國之情又勉鄭未可遽隱
而曰丈人才力猶強健肯傍青門學種
瓜曰肯不肯也青門種瓜隱者之事
東說邵平故繫東陵侯秦亡為布衣種
瓜長安東門瓜有五色甚美曰東門瓜
青門都城東門也

律詩無重犯此
二種曰花眼
又曰花眼曰
日日又曰每
須漢所請少
經憂是傾側
考此也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滅却春制云情
風飄萬點正愁人
且看欲盡花經眼
莫厭傷多酒入唇制云少
江上小堂巢翡翠
苑邊高塚卧麒麟制云
細推物理須行樂
何用浮名絆此身

此曲江傷春也曰一片花飛滅却春風
飄萬點正愁人是較量落花於多少之
間而愁花之欲盡也且看欲盡花經眼

卷上

卷上

卷上

莫厭傷多酒入唇言花盡則春盡痛飲
亦為春也江上小堂昔宴遊處也翡翠
為巢荒涼可惜矣苑邊高塚昔日貴臣
之墓也麒麟偃卧毀敗可傷矣其盛衰
相仍如此一細推之則知時之當惜而
行樂固不可不及時矣若浮名皆在身
外亦何用相絆哉此達者之言亦公忤
旨不見省錄時之情也
朝回日日典春衣制云出高與
每日江頭盡醉歸

尋常又之故
故以對七十不
是俗語

大中丞四選朱
公題
日與春水而獨
神有酒債事公
之家貧者飲意
尋常行處有言
到處皆有酒債
應上與木堂時
後

唐詩深深花開
隱見之狀款款
水雨下上之狀
杜審言春日京
中有傳語云齊
語洛陽風日道
明年春色倍還
人與傳語風光
共流轉意正相
似彼顯其格運
人此顯其意運
去誠味同債
四選朱公題
遂作傳語風光
更妙

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缺
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
轉輕時相賞莫相違

名古
之狀

此曲江留春蓋承前篇行樂而言也朝
回日日與春水勸酒也每日江頭盡醉
婦縱酒也曰酒債尋常行處有以日日
典衣之故貧也曰人生七十古來稀則
時老可惜而盡醉於江頭非過也穿花

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言皆有
留戀不忍別春之意而况人乎傳語風
光共流轉輕時相賞莫相違言人在風
光中亦知去者不可留而輕時相賞其
亦為人小駐乎故曰莫相違或又謂傳
語同合郎則莫相違者同合郎。吳孫
濟嗜酒不治產語人曰尋常行坐處欠
人酒債欲質襦袍償之人皆笑之而濟
恬然自若

李陽云楊柳
對對實謂之自
對枝

張本非云云公
以志不行故曲
治所見以此朝
廷迷誤小人因
詳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晶宮殿一作轉霏微桃
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亦自縱
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吏情更
覺滄洲遠老大悲傷未拂衣

曲江對酒將去國而寄情於酒也苑外
芙蓉苑曲江水晶宮殿曲江之離宮也
苑外江頭久坐不歸水晶宮之烟水霏
微日既暮矣因見花落鳥飛而動其飄

泊通思之感蓋縱酒必為人共棄懶朝
則與世相違曰夕拚曰真與則去志決
矣况滄洲本遠一行為吏遂覺更遠而
老大之年未能拂衣以去寧無負此時
光乎此公之所為悲傷耳蓋公時上疏
忤旨不安于朝與天顏有喜之情異矣
曲江對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
雨燕支落水符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

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
佳人錦瑟傍

曲江對雨公將去國有不能忘之情也
城上春雲覆苑牆是雲尚密而雨未休
也春曰芳年江亭晚色靜年芳是春欲
暮而年猶芳也林花著雨不曰紅落而
曰燕支水符牽風不曰符長而曰翠帶
點綴其語於此見年芳也因感此而思
在昔開元盛時曲江之上龍武衛從別

卷上

殿焚香中和節賜金錢而宴有女樂今
新軍深駐不出別殿亦謾焚香而金錢
之會不舉矣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
人錦瑟傍曰暫是知不久立朝或者及
此而得與其會乎是未必然之詞也。
開元折左右羽林軍置左右龍武軍宿
衛禁築至德一載改名天騎所謂新軍
也芙蓉苑在南內有別殿又中和節以
金錢給百官宰相以下於曲江合宴有

唐官於曲江
曰開朝曰佛衣
又何處於金
錢又會孟雖不
遇故去而猶不
能忘情也

教坊女樂

因許八奉寄江寧吳上人

不見吳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潑潑舊來好
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棋局動隨幽
澗竹袈裟憶上汎湖船聞君話我為官在頭
白昏昏只醉眠

開元中公嘗遊吳越與吳上人為方外
交上人蓋能詩者至乾元中三十年矣
故寄書而洒淚馬曰舊時好事今能否

卷上

杜詩集
老去新詩誰與
傳或就公言公
詩豈得上人傳
耶還愛上人詩
必賴公傳

題鄭縣亭子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嶽
蓮臨大路天晴官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群欺
燕花底山蜂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